

選 徵 部 育 教

選 本 劇 作 創 戰 抗

師 教 老

著 編 斧 蕭

行 印 局 書 中 正

[



3 2173 0893 5

119
1234
108

時：一九三八年深秋的一個傍晚
地：江南的一個小縣城裏

人：謝樹德——老教師

謝調聰——樹德的兒子

謝蘊珠——樹德的女兒

顏雨時——樹德的學生

殷雲——樹德的學生

張保泰——樹雲的佃戶

僞警甲

僞警乙

景：

舞台面是一間讀書人家的客廳，家具簡陋，似曾經過浩劫，而重新安置的樣子，但從一些陳設上，仍然顯出小康人家的風格。

台後高處懸着一幅本色銀杏板的匾額，刻有「求志居」三個正書綠字，下面掛着一幅墨梅中堂，和一副四尺長的對聯。上聯「書鏡照千古」，下聯「筆花開四時」。

老 師

國立中央圖書館藏

字畫下面放着一條天然几，几的中央是一個形式古老的自鳴鐘；鐘旁有一對磁質帽筒；右面的一個裏插着一個鷄毛帚，左面的一個裏露出一些捲着的紙張，几的兩端各有一盆菊花，或其他的盆景，几的緊放着一張八仙桌，桌上有一部線裝書，藍色布面，和一件未完成的絨線織物，桌旁二張椅子，几右通裏面的門。

（左右）左右以舞台爲準與觀衆相反）正中有兩扇玻璃窗，沒有窗帘，窗子兩旁各懸一照相框，右側是一幀二三十人的團體照，左側是一幀四人的合家歡，窗下一張茶几，几旁各置一把椅子。

台左最外面有一扇通街道的門，稍裏臺牆放着一個小販設攤用的木架，X形的座子，架上矗立着一面木盤，盤分數框，排列着各種牌子的香烟，木架和門的中間，在地上有一個蒲包，容積得下五斗米的大小；蒲包已經打開，捆着的繩子委在地上。

（屋子外面刮着江南深秋時節不常有的大風。

老人正從已經打開的蒲包裏搬出整包的洋燭洋火，安放到木架的板上，又拿出整盒的香烟，解開以後，一包包地放進豎立着的框子上，他做來像蜜蜂採取花粉一樣地認真和勤勞，最後，像欣賞自己剛完成的文章似地端相了一下，傾側着他的腦袋，然後滿意地微笑，又感到勞苦似地鬆了一口氣息。這些動作，顯然不是慣於做這行小生

意的人所有的神態。

他中等身材，背有點駝，看有五十五六歲光景。鬚鬢稍帶花白，面容卻很衰老。相貌端正，神氣振作時還可見到些威嚴。現在他很是病弱，不斷地輕咳。

他穿一件布料夾袍，顏色黯舊。顯得身體已瘦，衣服有些寬大了，上面罩一件玄色馬褂，袖口下磨擦得很破爛，這正和他微瞇的背脊和近視的眼睛，一起說明是伏案工作做得太長久的人，下身穿一條藏青色夾袴，黑色紮腳帶紮住袴管；腳上白色襪子，黑色雙襪布鞋；頭戴一頂瓜皮小帽，藍色帽結，表示他帶着什麼人的孝；一副牛筋邊的近視眼鏡，透出很有神彩的目光。

他讀聖賢書，懂得忠恕之道。性情固執，但並不迂腐。爲人忠厚仁慈而重情義。

現在，他想該讓自己休息一下了，提杖倚在架子旁的旱烟管，裝上一斗烟，正燃亮火柴，突然一陣凄緊的狂飈，吹開那兩扇沒有關緊的窗子，發出砰的一聲響，壁上掛的字畫，也呼呼地飄動。）

老人：（旋轉身子）呵！好大的風！

（他用急忙的步伐走沉窗子，關上牠。仰起頭，隔着玻璃望着秋天高空中的白雲，白雲奔馳，猶如天馬，老人的眼隨着移動。忽然如有感觸地用沉重愁苦的聲調吟哦起來，並且搖着頭，在室內徘徊着。）

老人：「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」

（他念得很有抑揚頓挫。繼而沉思了一下，似乎在體味這「大風歌」中的情調；忽而似有所領悟，又將最後一句重複了一次，聲音莊重而帶激昂。）

老人：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」

（他無目的地移了幾步，一個二十歲模樣的女子，從內門走出來；不如說跑出來。

她發育得很是勻稱飽滿，像一朵將綻的蓓蕾。容貌很秀麗，嘴角和眼臉中，含有一種隱約的「柔性」的智慧，這是她母親的賦予。她那種女學生的活潑和熱情，已經被這一年來失地上的慘苦生活所磨滅，或者說是抑止，顯得一種懂得世事的女人樣的端重和穩健，同時流露出抑鬱和愁苦。

她的髮黑而柔長，束着一條黑色的緞帶。穿着一件青布白邊一線滾的旗袍，很貼身。一幅白手帕扣在右襟的扣子上，只有一小部份露在外面。腳上穿的一雙有搭絆的「買頭鞋」。

在她出門口一二步的地方，她站住了，像報告一樁的災害似地說話。）

女兒：爸爸！剛才一陣大風，把紅梅吹倒了！

老人：（似乎驚聽又似乎不相信）什麼？

女兒：大風把後園花壇裏的那棵紅梅吹倒了！

老人：什麼？大風把紅梅吹倒了！（趕快跑出戶外）

（女兒的視線跟着老人的背影，等看不見老人時，才回過頭來輕輕地嘆了口氣。）

老人：（回到室內，惋惜地）那棵紅梅——（頓）那棵紅梅，是的，我常常告訴你們，那是我第一年教書的時候手栽的，到現在已經二十八年了。生你哥哥的那年冬天，花開得特別盛，因此我給你哥哥乳名，叫做「阿梅」；還特地在樹旁邊蓋了一個「紅梅亭」，作爲紀念。（他沉浸在記憶裏了，忽然又哀傷地說下去）去年你哥哥和我吵嘴離家的那一天，正刮大風吹折了一枝樹枝；今天那棵樹連根都拔了，這，這一回，恐怕是要應在我的身上了！（坐到八仙桌左側的椅子上）

女兒：（站在桌子的他側，勸慰地）樹跟人有什麼關係呢？爸爸想得真怪！

老人：不，這是個不吉利的兆頭，去年你哥哥……

女兒：（阻止地）爸爸你又想起這些事來了！

老人：這我怎麼能不想呢？去年你哥哥嚷着要走的時候，我一氣就說，只要我在世的一天，用不着回來看我了！……

女兒：這事情我知道的，您何必再提呢？

老人：（不理她繼續生氣地說下去）當時你哥哥他怎麼說！他說：「是的，只要你老人家健在，我是再不會回來看你的了！」說罷，他掉轉身子就走了。

女兒：爸爸，哥哥是去參加抗戰工作的，那時候上海已經起火了，他急於要去工作，所以說話不小心，得罪了爸爸。等他懊悔過來，他會向你賠罪的，而且他總有一天會回來看您的。

老人：我當時的確很生氣，不過現在我倒反而很想他。

女兒：那，爸爸，等哥哥回來的時候會不會再罵他？

老人：不會了，我倒覺得他很有志氣，幹得好！我希望我的學生，能多有幾個像你哥哥那樣的跟日本鬼子拚一拚。

女兒：（高興地）爸爸，還不是，你已經有好幾十學生像哥哥一樣地在工作，顏雨時，方家駒，還有跟我同班的幾個同學聽說都參加游擊隊了，你還不高興嗎？

老人：高興是高興，雨時他們倒真有志氣，現在不知道在那兒，不過像那……那……（不覺氣得咬牙切齒地說不出話來）

女兒：爸爸，您是說般雲嗎？那祇不過他一個人不要臉當了漢奸。

老人：一個人？一個人已經丟盡我的臉了！（引出了他的咳嗽）

女兒：爸爸，不要氣了，進去休息一會兒吧。

老人：他居然當起什麼督察長來了，我們是他——的老百姓，我……我們的學校辦不成，現在連我做這擺攤子的小買賣他也要干涉起來了。（咳嗽）

女兒：爸爸！這兒風大得很，您進去騎一騎吧。

老人：也好。

（老人向內門走去，女兒跟隨着。當她正要跨進門檻的時候，大門外忽然有人敲起門來，女兒很快地回轉身，在門縫裏向外張望。老人回進屋子，謹慎地說。）

老人：珠兒，是誰呀？

女兒：是張保泰。

老人：你，你開門要小心些！

（他說話時女兒已經很快地將門打開，并且開得很大，老人蹙起眉頭正想責備她。有一個莊稼人模樣的中年人，已經跨進來，他手裏提着一隻籃子，籃子有些重量。

那莊稼人有三十多歲年紀，平日頗得老人的歡心。說話很慢，非常小心穩當。現在他穿一件大襟的夾襖。束一條很長的藍布作裙，着一雙黑襪和黑鞋；衣衫雖然踏舊，但並不襤褸。

張保泰：（以下簡稱作張）小姐，你好！（女兒領首）彌老先生！（女兒拴上門）

彌樹德：（以下簡稱作彌）呵，是保泰！你進城來啦！路上怎麼樣？

張：路上不大好走，那些喝醉了酒的日本兵，橫衝直撞地，真是嚇人，進城門的時候不向他們鞠躬，就得挨打。

彌：（以下簡稱作珠）聽說身上帶幾個錢的，碰到日本兵搜查，倒霉的就給查出來沒收了，是嗎？

張：是的，小姐，這是常有的事，鄉下人進城的時候，總得想法子把錢好好地藏起來，有的縫在領子裏，有的縫在袴帶裏，可是日本人也壞得很，好多時候還是要給搜出來的。

彌：保泰！坐下來談。

（張保泰坐茶几外面的椅子上，簍子放在椅子旁邊。）

彌：珠兒！端碗茶給保泰喝！

張：（浮起身子）不用客氣！（向女兒）小姐，我不喝茶。

（女兒下。老人向木架上拿一支烟一盒火柴向張保泰走來。）

張：（提簍子）老先生！我帶來幾個雞蛋。（放下簍子）

彌：（交錯地）保泰，抽支烟。

張：喔！不敢當，不敢當！（接過香烟和火柴，自己燃上，坐下。）

彌：（向簍子裏看一眼）你這樣客氣！我不好老收你的東西。

張：老先生，哪兒的話！沒有幾個，日本兵跑到村子裏來打雞吃，一窩雞只剩下四隻了；積了幾天，才只這麼幾個雞蛋！（女兒正從裏面出來，把一個磁質的蓋碗放在茶几

上。）謝謝！

珠：你們鄉下人空下，養一窩雞，也是辛辛苦苦的，我看這盤子雞蛋你還是帶回去的好。
張：老先生和小姐待我們莊稼人，真是再好也沒有的。這一點兒東西算得什麼，老先生不要笑話！

張：你這樣說，那我只好留下了。保泰，近鄉裏頭是不是還平靖？（坐在八仙桌左側的椅子上）

張：哪裏？還不是跟日本兵剛佔這城的時候一樣，亂得不成樣子！日本兵常常到村子裏來騷擾，一村子的牛差不多全給牽走了。你要是說一句話，就用刺刀刺你，誰也捨不得讓人家把牛牽走，可是誰都怕死，還不是眼巴巴地看他們把牛牽走了。小姐，你想，牛又不好藏在褥帶裏，有什麼法子不讓牽走呢！

珠：聽說離城遠些的地方，日本兵怕有游擊隊，不敢隨處去騷擾，倒還安靜些。

張：我也聽人這樣說；不過我們村子離城只九里路，隔不了幾天，總要出些事情。昨天就有百幾十個日本兵到鄉下來操兵，乒乒乓乓地放了半天的槍。……

珠：是演習。

張：呵！是的，到鄉下來演習，乒乒乓乓地放了半天的槍，打死了好些個莊稼人，又糟蹋了好些個女人家。老先生你想想，這種日子，叫我們鄉下人怎麼活得下去！

彌：你家裏還好？

張：幸虧躲開得早，人倒沒有礙事，只是那幾畝田、稻子，差不多全給跌倒了，到現在沒有吃的，又沒有用的，今天東奔西走了一整天，想湊起幾個錢接濟接濟，才進城來跟老先生商量的。

彌：你的苦處我也知道了，不過我手裏也緊得很……

張：老先生總得給我個法子！

彌：（誠懇地）保泰！不瞞你說：我的景況也不比以前了。自從日本兵佔了這裏，我的學校就停了課，關在家裏。今年春上，日本兵說要築飛機場，把我在東門外佃給金生種的那十八畝田圈了，靠著我這點老面子，本來還可以請維持會裏認識的人，向日本人說個情，把牠贖回來，就爲出不起這筆運動費，也只得忍着痛算了！這當兒真是一相打時候奪拳頭！」我實在沒法子幫你的忙！

珠：（她獻過茶後，就一直站在八仙桌右側的椅子前面，身子略微斜倚着桌子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她已經信手拿起擱在桌子上的一件未完成的絨線織物，很熟練地不經心地結織着；有時停了手裏的生活，注意地聽着他們的談話。現在是到了她插嘴說話的時候了。）城裏人跟你們鄉下人一樣地苦哪！

彌：可不是嗎？我家裏的女傭人，也早辭掉了，珠兒她雖是念書的，可是現在粗粗細細的

事，就全都靠她一個人。

張：（向蘊珠）小姐真是能幹。

蘊：（接着）本來，你保泰爲人，向來又老實又勤儉。往年還租的時候，也算你一個人頂爽快。我看在這上面，從前你短幾個錢的時候，只要到我這裏來商量，只要我手頭寬裕，總十塊二十塊地借給你；就是不方便，也肯替你做個保，向農民銀行借一點小放款。到還錢的時候，你也總很有信用，從來不脫日期的。

張：是的，我保泰的做人，老先生總算很看得起。這一次要借了錢，等打成穀子糶了，我馬上就拔清的。

蘊：不過，我的家境，實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（頓）唉！真是說來慚愧，像我這樣書香人家，平日稱得上家道小康，在地方上還算有點聲望；你看現在竟逼得在門口擺個小攤，賣些紙烟雜貨。總算她母親在世的時候，和街坊們人緣好。現在大家都到我這裏來照顧一點小生意，護我們糊個口，混個日子。今天因爲外邊刮大風，珠兒怕我又咳嗽。她女孩子家自己又不能出去，這才把這些東西搬了進來。（頓）唉！我們的生計，也實在慘淡得很！保泰，這一次我不能幫你的忙，你總不會怪我吧！

張：（啞嘴了一下）不，不，老先生，我很知道，我走了！

（保泰失望地站起來，對老人略微曲了一下身子，向大門走去。老人忽然站起來。）

繭：保泰，你等一等，你雇人工收割稻子，一共短多少錢？

張：總得十來塊錢。

繭：你另外不還種着潘老先生家的田嗎？他現在做了維持會裏的什麼教育科科長，家裏總很如意，你有沒有到他家裏去商量過？

張：沒有去，他不比潘老先生，去也是沒有用的。

繭：那麼這樣！你還是去一去的好，跟他也好好地商量一下，碰碰運氣，要是他不肯借，

你再到我這裏來，我答應你五塊錢，不夠的數目，你另外再想法子。

張：謝謝老先生，那末我就去一次吧！（欲行）

珠：保泰！（她一面喚住個戶，一面放下手裏的織物過去提起椅子旁邊的籃子，向他走去。）這一籃子蠶蛋，你帶了去，我們真不好意思收你的。

張：不，不，留下給老先生和小姐吃吧！

繭：不，不，你也不用講客氣了，你到潘老先生家去的時候，也得給他送一點兒東西才

對。

張：那末，我只好帶走了，（接過籃子，挽在臂彎裏。）再見了，老先生！（又向繭珠點頭）

珠：再見！

彌：（和女兒同時地）有空進城，到我這裏來坐坐！
張：好的！

（保泰自己開門，出去。蘊珠跟上去想拴門，老人止住她。）

彌：（指着屋子的左後角）珠兒，你站過去，（他拴上門回過身子）珠兒！剛才保泰來的時候，你開門爲什麼這樣不小心！

珠：我先在門縫裏張了一下，看是張保泰，我才開門讓他進來的。

彌：可是你爲什麼把門開得這樣大！我不跟你說過嗎？開門的時候，你要躲在門背後，剛好把門堵住身子，不讓外邊看見，你知道外面街上常有些日本兵來來往往的，要是相當心，讓他們把你看見了，那才……

珠：下次我不會忘了。

彌：（責備她）不——會——忘——了！你過來，我做給你看，你躲在這兒，這——樣——開——

（老人把自己身子躲在門背後。把門打開剛夠一個身子挨進來的時候，外面突然闖進一個人來。父女倆大吃一驚。）

彌：（同時地）啊！
珠：（同時地）啊！

（進來的人急忙拴上門。）

彌：（在他背後，畏縮地）你，你是——？

（那不速之客旋轉身子，面帶着吃驚的父女倆。）

他是個二十一、二歲的年輕人；可是亂髮蓬鬆，面色黧黑，有一種飽經風塵的樣子，因此看來顯些蒼老。他的前額向前微聳，表示他天賦的聰穎；下頷方正，顯出他性格的勇直；在一個相面的說來是「天庭飽滿，地角豐隆」。他堅強，硬朗，泛溢着人類愛，像春天裏的太陽，用他的光熱撫育着凍僵的大地，給牠溫暖，使牠甦醒。他要拯救失地上的痛苦的人民，從悽慘的生活裏將他們解放，他要挽救危亡的國家，從生死的關頭替牠解脫。人民等待他，國家需要他，像大旱之望雲霓。他的名字叫「顏雨時」。

他穿一件黑色大褂，一雙皮鞋；的不惹人注意的服裝。）

珠：（年輕人的眼睛比老年人的明快）雨時！

顏雨時：（以下簡稱作顏）（同時地）彌先生！

呵！是你！

珠：（驚喜地）你回來了！

顏：（神色驚慌地）是的。

彌：聽說你是在游擊隊裏……

珠：（阻止地）爸爸！

彌：（覺察）呵！——你怎麼突然地回到這兒來了？

顏：我進城來有一點兒任務。

彌：你好像慌張得很啊？

顏：是的，怕有人跟着我了。

珠：（就心地）有人跟着你？

顏：恐怕是的，我進了城，怕有人認識我，不敢在熱鬧的地方走。我只找些冷靜的小道，

沿着城牆繞過來。過了大通橋，老像有人在後面跟着。我放開了腳步，故意曲曲折折

地穿了幾條小巷子，不知道他跟着我沒有。

彌：（安慰他）不要緊，雨時，你坐下！

顏：（安心了些）老師，您好？自從我離開這兒，快有一年沒有見着老師了。

彌：談不上什麼好不好，在大難裏能夠活着，也就算是僥倖了！雨時，你剛才說進城來有

點兒任務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顏：一個游擊隊員，偷偷地到城裏來，老師，您想會是怎麼樣的一回事。

彌：是不是像兩個月以前一樣，要攻打這縣城嗎？

顏：是的，那一次因為事前沒有計畫得周密，失敗了，白白損失了好幾位同志。

珠：那一次被捕的十二個人，都給綁到西門外砍了頭，他們的屍骨，就埋在吊 旁邊的空地上呢！

顏：剛才打那兒經過的時候，我向他們的坟墓偷偷地望了一眼，我暗地裏說：「這一次要成功了，我們要把日本鬼子的血當做酒，把漢奸走狗的頭結成花圈來祭奠我們犧牲了的那十二位同志！」

（沉靜了一下。）

珠：雨時！你不覺得危險嗎？

顏：珠！這一年來，危險早成了我們的家常便飯了！

彌：（一半吟哦一半說白地）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」。（說白）雨時！你該當得起一位猛士！

顏：不，不！「猛士」兩個字，調聰兄才可以當之無愧呢！

珠：（詫異地）我哥哥？

顏：是的，一會兒他也要進城，到這兒來的，你們就要見到他了。

彌：（同時地）呵！真的？爸爸！

珠：（高興得跳起來）雨時，他什麼時候來？

顏：快了，他就會來的。

彌：你們什麼時候碰在一起的？

顏：好些日子來，他就和我們在一起。

彌：和你在一起？

顏：是的。自從「八一三」他離開了你們，不久他就找到了工作的機會，他和一個朋友，奉了政府的命令去聯絡太湖一帶的逃難者，勸說他們一致擁護政府，參加江浙一帶的游擊戰爭。他們的任務太危險，一部份不明大義的，把那個朋友殺了；訓聰兄他說服了其餘的兩三百人，一齊加入我們的游擊部隊。我就這樣和他見面了。

彌：（內心的歡樂）呵！這樣說，那他是「掉三寸不爛之舌」的說客了。

珠：（笑道）爸爸！這一次哥哥要是回家，我們會多麼高興呀！

彌：（含笑地）是的，是的，他畢竟是個好孩子。

顏：（道破）我想這一年來，老師也夠想念他的了！

彌：說起他也真有趣，你們想，在政府還沒有和日本動手，他早已經忍耐不住了，整天地鬧着愛國運動，因為我是他的家長，也是他的老師，吳校長要我勸勸他。誰知道我還沒有說什麼話，他就長篇大論地跟我抬起槓來了。他說：「爸爸您在班上教我們念崔東壁的『論爭』的時候怎麼說的？你說宋朝對金割地求和，金人反而得寸進尺；等

到岳飛韓世忠他們去抵抗，金人就『不敢南下而牧馬』。這才保全了南宋半壁江山，繼續了幾十年的天下，您的意思是要等到讀本滅亡了中國，我們才起來抵抗嗎？」哈哈！

顏：訓聽兄說話也真是太過分了。

彌：是的，我當時是很生氣，不過現在想想他是有道理的。

顏：我們年青人情感豐富；爲了論談國事跟人爭吵，是常有的事。現在訓聽兄已經做了我們游擊隊的分隊長，這也可見彌先生平日家庭教育得認真。

彌：（給這維的話逗笑了）哪裏，哪裏，你坐啊！（顏雨時就坐，老人沉默了一下。）

珠兒！你跟雨時才只分手了一年，你還是這樣孩子氣，你看，他可老成得多了。（一種老人對於兒女事的高興）

珠：（微呈羞態）爸爸，你又拿我們來開玩笑。

彌：哈，哈，哈，哈！

顏：老師，我跟訓聽兄約好在這兒會面商量點事，老師，您……不……不怕嗎？

彌：（不服氣地睜大了眼）怕？怕什麼？

顏：（不好意思）不，不，我祇是……

彌：好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

顏：（迴避他的銳利眼光）老師！聽說家駒給日本人殺了，這消息可靠不可靠？

彌：是的，你在隊伍裏也聽說過嗎？家駒的父親做了維持會裏的委員。家駒的老人家不要幹，千勸萬勸都勸不過來。他不願意他父親這樣喪了晚節，貽害國家，玷辱門庭，就毒藥忍痛把他父親毒死了。這件事情泄漏得很快，他剛逃到離城十二里的香花橋，那邊已經接到了電話，於是就給逮住了。……

珠：聽說日本人用刺刀逼着他，要他自己挖了一個坑，就這樣把他推下去活埋了！親眼看見的人說，他臨死的時候，還大聲嚷着，要同胞們把他做「榜樣」，「大義滅親」，還不能夠殺盡漢奸，打倒「本帝國主義」！

聰：（感動地）是的！能有勇氣殺死自己的做漢奸的父兄，這才有希望，自己的子孫不做人家的奴隸！

彌：（惋惜地）他在學校裏真是出人头地的好學生，想不到年紀這樣輕，就給人害了！——天道真是太不公平了！（憤激地）像殷雲那樣的人，他倒反而……

顏：殷雲！（痛恨地）他已經做了維持會警察局的什麼督察長；他正是我們要消滅的一個！

珠：在我們眼裏同樣的時候，他就只是愛出出風頭，倒沒有什麼別的不好；「八一三」以後，我們組織旅外學生抗戰會，他竟東奔西走，成天會演講說些漂亮話，卻怕做實

際的工作。你（指雨時）就埋頭苦幹，專做些吃力不討好的事。想不到日本兵一到，他就給收買了，還把會員的名冊，賣給日本人，幫助他們抵抗日的學生。

顏：他就買到了一門督察長，（恨恨地）這小漢奸！

彌：你看！（走近窗子旁邊指着那幀畢業紀念照相）這就是你們這一班同學的畢業紀念照相。這中間站着的三個：方家駒，你，還有殷雲，手裏都捧着獎品。在那時候，你們三個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；可是現在：家駒成了烈士，你當了游擊隊，他却做了日本人的走狗！

顏：我跟他站在一起，我就覺得恥辱！

彌：（感歎地）你們都是我當時心愛的學生，現在都走了各不相同的路了！

顏：（靜默了一下突然想起來）喔！我該走了！

珠：走？不是你等我哥哥來嗎？

顏：是的，不過我還要出去找一個人，一會兒工夫就回來的。

珠：但是你不是說已經給人認了出來，剛才還有人跟着你嗎？

顏：我要怕死，還進城來做什麼？

珠：不，你不要出去！

彌：（排解地）珠兒！你不要就誤了他的事情！兒女要情長，英雄就氣短了。（攬珠

呢！你進去把你哥哥留下的衣服揀一揀，找一件顏色不同的讓他換上，也好遮遮人的眼睛。

顏珠：（同時發言）（無奈地）噢！也罷！那先生想得真周到。

（女下。）

彌：（他不能忘懷地）你們三個好學生：一個給害了，一個變了節，現在只有你了。（不勝感慨之至）

顏：彌先生的教育和愛護，我是一輩子不會忘了的。

彌：（希望地）你們這一次要是成功了……

顏：（堅定地）那我們就死守在這兒！

彌：（點頭）好的，我一定幫你們的忙。現在你就早去早回，免得再給人注意到你。

（蘊珠拿出一件藍色夾大褂，站在雨時旁邊。雨時脫下身上的黑大褂放在椅子上，接過蘊珠手裏的衣服。蘊珠拉着衣袖，幫他穿上。老人從下到上地端相着。）

彌：短了一點！（向女兒）這是你哥哥三年前的衣服。

顏珠：你真像我哥哥。

彌：你要小心謹慎啊！（開門）

（雨時下，蘊珠把他換下的衣服收拾進裏屋去。老人回到畢業紀念照相的前面，減

助地凝視着；良久，才傷感而氣憤地轉過臉來。女兒出。）

珠：（如有無限心事，緩慢而沉重地說）珠兒！

珠：什麼？爸爸？

珠：近這些日子，我好像突然覺得自己老了。我的做人的力量，一天天地消滅，我生怕也像那棵紅梅一樣，一旦會給風吹倒了，不過我有機會的話，還是想出點什麼雨時和你哥哥做點事的。

珠：爸爸您還是挺結實的人，一點兒也不顯得衰老。您今年不是只五十二歲嗎？

珠：五十二了！——你知道，這幾晚上我咳得很厲害，我生怕不久會離開你們了！

珠：不會的，爸爸！

珠：不！你聽我說下去！你媽媽已經過世，要是我也去了，還有誰庇護你？又是這種兵荒馬亂的日子，（頓）雨時這孩子，你也知道，我很喜歡他。你跟他一向又很說得來。這一次他若要再走，就讓他帶着你一起去，好在你哥哥也在他一起。

珠：（急得幾乎要哭出來）爸爸，您怎麼的！

珠：不！不，你不要誤會，我並不是消極感傷，我不是說過嗎？我還會做點事情的，不過我自己覺得，我風燭殘年了，又當這種亂世，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有一陣狂風把我帶走。也許我看不到國土的光復了！

（一年來在淪陷區的惡劣生活，使一活潑激動的少女，深深地感到虛無和
她……慕爾斯他們的新奇而跳達的生活，她的熱情驟然地復活了；可是……）

珠：我怎麼好丟下爸爸呢？

彌：我不願意爲了我這個快要入土的人，來連累你們。

珠：（心理的矛盾）爸爸，我不！

彌：孩子！你要聽話！爸爸的話是不會錯的。

（蘿珠黯然不語。）

彌：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。

珠：我把菜熱一熱，就端出來。

（女下。老人仰首思念，又頹然低頭，深深地嘆息。）

叩門聲，老人高興地起去開門，滿以爲是他兒子回來了，結果大失所望。進來的人
約莫二十三歲年紀，中等身材；肌肉並不肥胖，卻很堅實而有營養。臉上泛着年輕人的
紅色，很有神彩。他很會修飾，留着兩條修短適中的鬚角，最好還有兩撇稀疏齊整的小
鬚髭。

他步履輕快，動作敏捷；說話時運用着演講的姿態——常以雙手和顏面幫助表情，
加強語氣，不免過於誇張，而動作很是得意。聲音流利，也很清晰。

他機警，帶一點奸詐；陰險，而相當驕傲。最重要的，是愛露臉。只要能露臉的事，他都高興去做。他知道智愚之分，卻不能判別是非；他的道德律是：智就是善，愚就是惡；他深信世界是聰明人的，而自己正是聰明人中的一個。

穿一套黑色呢的警察服裝，帽徽像個太極圖，掛武裝帶，腰間掛一支皮壳的手槍。穿馬靴，戴白手套，右手執一支皮鞭。奴役「小民」的工具。

般雲：（以下簡稱作般）（掛帽領首）彌老師！（回頭向跟隨的警察威嚴地）你們在附近等等，不到時候不要去！（隨手掩上門）

彌：（提防地）呵！原來是般雲！

般：彌老師近來可好？

彌：還好！託你督察長的福！（微露刺意）這兒請坐！

般：好，好！（他坐在方桌左側的椅子裏；掏出一個漂亮的烟盒，取一支烟敬彌先生。）

彌：呵，不！你自己！我抽這個。（示旱烟管）

（般雲又拿出一個打火機，「擦」的一聲燃着了烟。）

彌：（坐几旁椅中）你近來很忙吧？怎麼有工夫到我這裏來！

般：一來是爲拜望拜望彌老師；二來有一點兒事情要和老師談談。

彌：（冷淡地）唔。

般：彌老師！我們組織維持會的目的。是要維持地方上的治安，也就是替國家保全一點元氣……

彌：（諷刺地）是嗎？

般：這幾個月來，工作很能看到一點成績。現在城裏和四鄉，已經平靜得多了。

彌：聽說昨天，就有百幾十個日本兵，在東門外李樹村一帶演習，殺死了好些莊稼人，還糟蹋了好些個女人。

般：呃，沒有的事！都是些謠言，大概反動分子和一些不安分的人在造謠生事，有所企圖，簡直相信不得！

彌：也許是謠言！不過我那二十四畝稻子，卻的確確地給踩倒了。

般：總之，這件事我還沒有得到報告。就是當真有這樣一回事，那一定是大日本皇軍在那兒剿匪，那些給殺死的莊稼人，當然就是土匪了。

彌：那末，那些女人呢？

般：（窘）女人……（靈機一動）在我想來，怕也是些私通土匪的不安分子。

彌：是嗎，那末我那些稻子，也只能算在土匪的賬上了！

般：（鬆一口氣）是啊！

彌：啊！你近來一定很得意囉。

殷：說不上什麼得意。只爲的是不忍看到地方上生靈塗炭，盡力想替家鄉做些小事，謀點兒幸福，雖然受人家的冤枉，也只好笑罵由他人笑罵了。

彌：不錯！

殷：這八九個月來，我真是忍辱負重，處處地方都任勞任怨。譬如中國軍隊剛退出的時候，地方上很有些流氓和地棍燒殺搶掠，鬧得不成樣子；現在可安定得多了。

彌：嗯，日本兵呢？

殷：對於大日本皇軍，我們沒有法子約束，這只能委曲求全了。

彌：是的。

殷：後來，我們一面剿匪，一面整頓市容，譬如清理街道啊，掩埋屍首啊，開通河道啊，……真是忙得不能分身。

彌：真所謂能者多勞了！

殷：呵！豈敢，豈敢！我這樣做，實在爲的是顧全大局，明知要受人攻擊，這一點兒犧牲，也是值得的。好在一般有見識的人，都能明白我的苦衷，精神上倒覺得很是愉快。

彌：很好！

殷：這完全是過去受到了您老師的教誨的好處！

彌：不，不敢當，這全是你督察長的見識。

（殷雲察覺到他先生話裏有刺，彌樹德不願再說什麼，空氣嚴重而沉靜。但殷雲是有來意的，他想打破這小小的僵局。）

殷：彌老師！維持會剛成立的時候，什麼事情都亂糟糟的，沒有一點兒頭緒，因此不敢來麻煩您老師。現在一切總算走上了軌道，像彌老師這樣有學問的人，在地方上又有聲望，大可以出馬做些事業；一來是造福地方，二來也可以發展老師平日的抱負。今天我到這兒來，也就是這意思。

彌：（一時拿出他的威嚴。）什麼！要我加入你們的維持會嗎？

殷：是的。您老師一向抱着救人救世的主張，我想是不會推卻的。

彌：不，我沒有這些閒工夫！

殷：彌老師！好在現在會裏頭的事務已經辦得很有條理，公事比較清閒得多了；老先生很可以掛名義，從旁計畫計畫。維持會本，就是個自治機關，用，發揮民衆的自治能力的；彌先生德高望重，正可以代表一部分的民意，在旁邊兒說說話，督促督促，不知道老師以為怎麼樣？

彌：我怕沒有這種資格！

殷：哪兒的話，您老師做，一定很恰當的！

彌：這還算你不認識我彌某人了。我雖然不敢效法文天祥、史可法，可是對於洪承疇、吳

三桂這一班小人賊子，我還不屑去做哩！

般：（忍耐）彌老師這就未免太不識時務了！

彌：哈哈！我就是這個性子。像殷雲你這樣識時務的年輕人，真可說得上「年少英俊」

呵！

般：（對這句挖苦的話他不得不敷衍一下）承您謬獎！（假裝做突然想起的樣子）呃！怎

麼沒有看見蘊珠小姐！

彌：你問她做什麼？

般：今天我拜望彌先生，一則是請先生出做事，再則就是向蘊珠小姐求婚的。（陰

險地笑矣）

彌：（猝不及防，更加引！他的惱怒）哼！好吧！你回頭自己問她好了！

般：過去同學的時候，蘊珠小姐和我也還說得來。

彌：這我不知道，不過你現在做了督察長，恐怕她自己也知道配不上你，不敢高攀吧！

般：（同聲地）恐怕他倒是忘不了顏雨時吧！

彌：這也是她心裏的事，我沒有法子知道。

般：（威脅地）可是顏雨時已經當了游擊隊長，他是有抗日反動的罪名的！

彌：那當然，一個游擊隊和督察長比起來，當然是差得天高地遠了！

殷：先生！你知道和一個游擊隊親密，所犯的是什麼嫌疑？

彌：不過，恐怕小女早就把他忘了。

殷：（含著地）嘿，恐怕忘不了吧！彌老師！我不願意再這樣拐彎兒地說話，顏雨時已

經回城來了！

彌：（驚懼地）呵！——

殷：（得意地）他一進城，就給人發覺了，於是就有人跟着他，看他走進府上的大門來着！

彌：（故作鎮定）那有這樣的事？真是笑話！他有沒有進城我不知道，要說他藏在我家裏的話，那請你不妨搜查一下。

殷：（笑道）不用搜！他剛才已經出去，我又派人跟着他了！

彌：（開始疑忌）什麼！

殷：彌老師！收留一個游擊隊，這又該是什麼罪名？

彌：（默然）

殷：（和緩地）彌老師！你知道我為什麼老派人跟着他，而不馬上逮住他？

彌：（滯澀地）知……道……

般：那末，關於蘊珠的婚事，我們不妨再繼續地談下去，彌先生以爲怎麼樣？

彌：（不得已委曲求全）男女的婚事，不能草率的，我們以後從長細談吧。

般：如果她知道顏雨時的危險，她打算怎麼應付？

彌：（又惱怒了針鋒相對地）你打算怎麼對付？

般：我嗎？彌先生知道我是有維持治安的責任的。抓到了游擊隊怎麼發落，想必先生也早聽說過了。不過要是大家懂得人情，我也不妨徇一點情，叫顏雨時馬上就出城，別在城裏搗鬼，要不然的話，那末不但他會被砍頭，到那時候怕會連累彌老師一家人，我就是想搭救，也無能爲力了！

彌：（被逼窮於應付）你讓我考慮考慮！

般：也好。

彌：這件事情，我還得徵求小女的同意，請你隔一兩天再來商量。

般：（識破了老人的欺騙，惡意地微笑）不過，派去跟着顏雨時的便衣隊可不能老跟着他呀！恐怕他們性子急躁，等不了一兩天。

彌：可是，像婚姻這樣一件終身大事，是不能立地解決的。

般：可是，像逮捕游擊隊這樣一件重要的公事，他們是不能不立地解決的！

彌：（厭惡煩惱默然良久）這件事情，我不是不願意答應你，不過這樣兵荒馬亂的時候，

一時還談不到婚事，並且她帶母親的孝還沒有滿，我看不如暫且緩兩年，等到服事平定，她也滿了孝，你再託人說合，也還不遲呵！

般：兩年？不過也好！只是我看彌老師和她兩人住在家裏，不免太寂寞，並且在這種亂荒荒的時候，說不定有些風吹草動。我看倒不如搬到舍間去住，一面可以熱鬧些，同時也使我放得下心！

彌：（忍無可忍地）般雲！我們不用你關心，我的話算說到盡頭了！

般：（瞿然起立）彌老師！你會後悔的！

彌：（大聲地）我沒有什麼要後悔的！請你馬上出去！

般：我看，我還是暫且不走，請彌老師再鄭重地考慮一下！

彌：我沒有什麼考慮！

般：不過我還是要坐一下，（坐）我想彌老師看在我我師生的分上，也不至於下逐客令吧！（燃烟）

彌：（徘徊突然旋身向般雲）誰跟你是師生！（稍停）你給我滾！（見般不動怒火上升）你打算怎麼樣？

般：我打算見見雨時兄，他也許就會回這兒來的。

（彌樹德無可奈何地徘徊着。他望望窗外黑下來的天色，萬分焦灼不安。）

叩門聲。老人注意，忙至門邊，用身子撐住門，叫「不要進來，不要進來」，殷雲從椅上跳下來，推開了彌老師，把門打開；倏地旋轉身子，背着牆抽出手槍，指着進來的雨時。雨時驚視。）

顏：怎麼？你——？

殷：（一手掩上門）雨時兄，好久不見了！

顏：（昂然）你，算怎麼樣？

殷：一個督察長對一個游擊隊，你想該怎麼樣？

顏：（切齒辱罵）你這漢奸！

殷：（老羞成怒）老兄！這不是你罵人的時候！

顏：這正是我罵你這走狗的時候！

殷：你罵得好，這該是你最後的一手了吧！

彌：（靠近兩人的中間排解地）你們是老同學，有話慢慢地說，何必就這樣動武呢？

顏：我沒有這樣不要臉的同學！

殷：要臉也好，不要臉也好；但你究竟是我的老同學，我還是客客氣氣地請到我辦公的地方去一次吧！

（蘊珠聽見爭吵，從內門走出來，她圍着一塊有油漬的藍布腰裙。這時天漸黑暗，她

端上蠟燭盤置桌上。）

珠：（見到這嚴重的局面，不覺脫口叫了一聲）殷雲！

（殷雲轉過臉注視她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老人舉兩手，勁一擊，把殷雲的槍打落地上，殷雲俯下身子，老人一脚把槍踢開。雨時忙掏出手槍。）

顏：站住！

殷：（驚惶失色然強自鎮定）你，算怎麼樣？

顏：一個游擊隊對一個偽督察長，你想該怎麼樣？

殷：別忘了你我究竟還是老同學！

顏：胡說！有你這樣的同學。我就覺得恥辱！現在你是本軍閥的走狗，中華民族的公

敵！我不是你的同學！我們的同志嘗夠了你們的滋味，現在我要你嘗嘗我們的滋味！

殷：（坦然微笑）嘿嘿，你這槍不能比！

顏：爲什麼？

殷：爲什麼？虧你當了一年的游擊隊，還這樣不聰明！你想一個督察長抓一個游擊隊，他

會笨得連一個弟兄都不帶嗎？

顏：（不解）……

殷：（得意地）他們正藏在對面的屋子裏，（指大門）一聽到槍聲，就會進去抓人的！

（顏雨時猶豫不決，繚珠驚恐環顧。）

繚：雨時，你不能打！

（顏雨時不語，堅強地直視殷雲，殷雲譏笑，似甚得意。）

顏：（被譏笑激怒作勢欲射之）你這狗！

繚：（急捉其肘）雨時！你不能！爲了你，爲了我的爸爸，你不能打他！

殷：（樂甚，笑聲，譏諷，忽然看手錶說。）五點四十分。再等五分鐘，他們不見我出去，也就要進來抓人了！

繚：這可怎麼好？

（顏雨時怒不可遏，以左掌擊其額。殷雲坦然自若，得意幾至忘形。）

繚：雨時，你還是快走吧！

顏：你們家裏有後門沒有？

繚：沒有；花園的圍牆不大高，站在那棵紅梅的花壇上，就可以翻出去了。

顏：好，你們先走一步，等我來收拾他！

（殷雲失色。）

繚：（捉其父上臂）爸爸！我們快走吧！

繚：（向几旁的椅子走去）我走什麼？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！

珠：爸爸！你怎麼能……

顏：彌先生！你不走，蘊珠也是不肯走的！

彌：我走不快，會連累你們的！

顏：不，您不走才會連累蘊珠的！

（蘊珠強扶其父出，顏雨時目送之；剛要回過視線來時，殷雲乘隙猛擊其腕，槍砰然發，墮地。殷雲俯身，雨時以足蹴之仆。門外有急促的腳步聲。雨時拾槍連連射之，槍損不發。）

顏：（視槍）壞——了。

（門啓，偽警二人持槍闖入。顏雨時捨殷雲倉惶下。）

殷：（一骨碌爬起來命令偽警）快追！

（偽警下，殷雲急拾被老人擊落槍，跟蹤而下。）

（舞台冷寂，幕後風聲轉緊。）

少頃，殷雲率偽警甲執父女入。父女氣喘，老人并猛烈不止。

偽警甲是個高個子，相貌像北方人。）

殷：彌老師！這件事你打算怎麼收拾？

彌：（喘息不語）……

殷：我看，彌老師！我們還是和平解決的好！（插槍）

彌：（亡命地）我不要你叫老師！我教過你，我把獎品親手獎給你，這是我服務教育界二十八年中一個永遠洗刷不清的污辱！

殷：（厲聲）彌老師！

珠：爸爸，你不要這樣，（回頭向殷）殷雲，你在我面上不要嚇唬爸爸。

殷：那末，蘊珠我要求你……

彌：蘊珠，我不許你答應他什麼！我沒有什麼可怕的！我不能將一口清白的女兒！嫁給一個萬世被人唾罵的漢奸！

殷：你說話要多多考慮啊！

彌：我是考慮得不能再考慮了！你甘心做！本人的奴隸！你的子孫要永世不能翻身，你祖宗的坟墓，正給日本兵的戰馬在那裏吃草，在那裏蹂躪！你爲了自己的安樂富貴，出賣了你的國家，陷害了你的同胞，違背了你的良心！你要遺臭萬年！你的靈魂要下十八層的地獄！

殷：（勃然作色）你再說下去！

珠：（勸諫地）爸爸！

殷：（對僞警）抓住他！抓住他！

彌：我要罵你！我活著一天，我要罵你一天！你對不起你的國家！對不起你的同胞！對不起你的祖宗！對不起你的子孫！你的祖宗在地下，不願意認你做子孫；你將來的子女長大了，不願意認你做父親！——正像方家駒一樣，不願意認方省吾做父親。他們要恨你，罵你，用毒藥毒死你！

般：你要當心些！（用槍恫嚇他）

彌：（威武不能屈）你以為你做了漢奸，就可以安樂富貴了嗎？你在做夢！你的同胞要殺死你，喝你的血，吃你的肉！就說他們得不到你，等到國家亡了，你的主子——那些日本人，就用不到你，要一脚把你踢開，他們要殺死你一家人，沒收你的財產！——你那些用同胞的血肉換得的財產！你只落得……

（這時天色更轉暗黑，屋中夜色漸濃，窗外風聲淒緊，桌上之燭被吹得飄搖不定。般雲的怒容愈現緊張，他旋轉身子，以背向老人，目光向背後斜睨老人，以槍從左腋下射之，砰然一聲，老人應聲倒地。蘊珠慘呼。般雲插槍，掉首旁視，警甲躍然，臉呈怒容。）

附：外國教堂中忽作大風琴與讚美詩聲，與淒厲之風聲相應和。）

珠：（趨赴老人，伏胸前，振肩臂。）爸爸，爸爸！爸爸啊！（老人中彈，昏暈不語，女悲痛欲絕。）啊——爸——爸！

殷：（指揮警甲）把她帶走！

（警甲躊躇。）

殷：聽到沒有！飯桶！

（警甲趨前，執蘊珠臂，拉之。）

珠：（掙扎，仍振老人肩臂。）爸爸！你醒醒！你醒醒！爸爸啊！

殷：蘊珠，你這有什麼用呢，你好好兒的我決不會待虧你的，祇要你肯聽我的話。

珠：好不要臉的漢奸，你殺了我的父親，你喪盡了你的良心，你丟盡了你們祖宗的臉，你……（趁殷還在嘻皮笑臉的時候，拍的打他一記耳光。）

殷：拉開她！拉開她！

（警甲猛力拉開了她。彌樹德漸醒，兩目無神，直視蘊珠，又仰起上身，舉左手向女，如欲攫取。）

珠：（同時地）爸爸！我的爸爸啊——爸爸！
珠兒！珠兒！珠兒！兒！兒！

（警甲拉女兒將及門，老人又暈厥。殷雲正要舉步，門外忽然闖進一個人來。）

（驚喜，赴之，爲警甲所扼。）哥哥！

（那人二十三歲光景，體魄魁梧，容貌與顏雨時微肖！目光炯炯有神，鼻正口方，兩

堅定的意志。他繼承到一份貴重的遺產，他父親的耿介和母親的仁慈，耿介得如鋼鐵的堅強，而仁慈得彷彿海的寬闊。他穿件咖啡色夾袍，着黑色布鞋。現在，他驚疑而迅速地環顧一匝，依下列的次序：妹妹、殷雲、警甲、父親；急出手槍射殷雲，殷雲急閃身，二發俱不中。殷雲拔槍回擊，中他的右腕，槍失手墮地。殷雲一躍立其側，以槍擬其胸。）

殷：訓聰！你來得正是時候！

（彌訓聰憤極語塞，警甲趁殷雲不備，舉槍射之，殷死。警甲趨近訓聰，察其腕。囊珠出手帕，警甲爲之裹傷。）

警甲：（以下簡稱警）還好，不礙事！

彌訓聰：（以下簡稱作聰）謝謝你！

警：不！分隊長，我是中國人，這是我應當盡的責任。

聰：呵！——你認識我？

警：是的，你是游擊隊的分隊長！

聰：你怎麼知道？

警：你們派人來跟我們聯絡，我聽說到的。

聰：那末你們的人怎麼樣啦？

警：早等得不耐煩了。這一次發動，我們警察，十個裏面有七八個都參加了。只等到發動的信號，就馬上動手，先把一小部分不願意參加的弟兄繳械，再殺盡紮在城裏的鬼子兵，和維持會裏的漢奸。

彌：好，同志！請你先到門口等我一下！要是有人問起剛才的槍聲，你說不是我們這屋子裏發出來的。我一會兒就出來。

警：是，分隊長！（倉猝不及行禮出）

（兄妹趨近老人，搖之。）

聽珠：（同時地）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！哥哥回來了！您醒醒！您醒醒！——哥哥回來了！

（老人漸甦，見訓聰，大喜。）

彌：聰兒！你回來了！

聰：是的，我回來了。

彌：聰兒！你好好的幹吧！

聽珠：（同時地）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！

聰：（呆滯地直起身子，悲痛欲絕，少頃，突然地。）媽呢？

（彌樹德氣絕。教堂中大風琴和讚美詩聲又定。一面風聲大作。）

珠：（泣不成聲）死了！

聰：（雷聲地）什麼？

珠：今年清明時候，媽媽得了病，沒有錢給她好好兒地醫治，就病死了！

聰：媽也死了！（憤激欲狂）

珠：（泣稍止）哥哥！你怎麼回城來了？

聰：（稍復常態）我們的隊伍已經和城裏的警察聯絡好了，要在今天一齊裏應外合，奪回這縣城。今天有個本的官撫到城裏來，維持會裏的漢奸們在場上集合，開會歡迎。等到六點鐘，他們開完了會，會裏落旗的號聲一響，就把他們落旗的軍號，做我們動手的信號，我們要裏應外合，把他們一網打盡。這面太陽旗落下以後，就永遠不會再升上來；從明天起，就在那根杆子上飄揚着我們的青天白日旗了！

珠：哥哥，現在是幾點鐘了？

聰：（看錶）六點了，時間已到了。（疑測）怎麼還沒有聽到軍號的聲音？（不安地）恐怕我們的計畫給洩露了！

（附近忽然傳來軍號的聲音，是落旗的號子，接着槍聲四起。）

聰：（狂歡）他們動起手了！（拾落在地上的槍奔出。）

珠：（差不多同時地拾殷雲的槍）哥哥！我也去！

（但回頭又看到了躺在地上的父親。）

聰：（同時）爸爸！爸爸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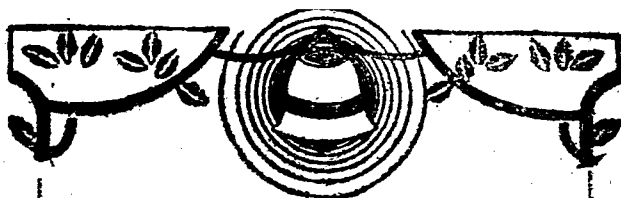
（彌用盡了力睜開他一雙垂死的眼，一面用手急揮兄妹二人走。）

彌：你們快去，不要管我。我沒有白死，你們好好地去幹！

（聰、珠下。）

外面槍聲更緊，風聲也愈猛烈淒厲，有肅殺之氣。突然呼的一聲把開幕時老人沒關緊的窗子打開了，風呼呼地吹進來，把桌上的蠟燭吹滅了，旋即將外邊的槍聲和火光更清楚地從窗中傳進來。）

——（幕 落）——



版權所有
必究印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初版

教育部徵選抗戰
創作劇本選之七

老 教 師

全一冊

正中
建本

定價國幣七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	著	蕭	斧
發	行	人	吳
印	刷	所	秉
發	行	所	常
正	中	書	局
正	中	書	局

綠梅校對

(1666)

(0.35) 渝·本

2 1-0.10

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世圖字第一七〇四號審查證

22
74

8
44-56



KBC
G
234
68